



小暑：眼前无长物 窗下有清风

编者按：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，名字里带个“小”，便多出一份温厚的体贴。它不像大暑那般把热浪倾盆倒尽，而是循着你能承受的分寸，将暑气一天天揉进日子里。此时节，风里不再有凉意，蝉鸣从树冠倾泻而下，金属质感的声响能钻过薄云。

小暑在一年正中，像一道深浅刚好的刻痕。回望是春日的明媚与青年的蓬勃，前瞻是秋日的收成与冬日的蛰伏。它提醒我们：收获有时，留白也有时；盛极必转衰，失中亦有得。天地万物被时序推着走，容不得迟疑，也容不得慌张。

于是，消暑之道，非向外逃，而是向内守；非逐凉风，而是稳己心。在蒸腾中静坐，听蝉，观云，闻香，把浮着的心绪接回实处。那些挂在枝头的果实，田里抽穗的庄稼，日后要黄的秋叶，都会顺着节律一一落定。

人间小暑

王仁菊

小暑,天地间的一切,都在这一刻放开了生长的姿态。抬眼处,莲荷盛放,鱼戏方塘;槿花灼灼,栀子凝香;蝉鸣满树,翠竹摇凉;鹰翔长空,农耕正忙。暮色四合,流萤绕院,瓜果盈香。山河草木各赴盛期,皆顺天时,自在荣长。

我自幼长于乡野,看惯四时流转,寻常草木山水早已见惯不惊。唯独岁岁年年,醉心这般清和繁盛的仲夏,贪恋夏日山野里藏不住的烂漫与明妍。

女孩子爱美,似是与生俱来的天性。纵使日子清苦,一身布衣素衫,心底仍揣着一份装扮的热忱。入了小暑,漫山野花次第盛放,或芬芳,或清丽,或素雅,无不悦目赏心。信手折一枝别在衣襟,绾入发间,或是仔细扎成一束赠予老师,皆是小小欢喜。

村里几乎家家户户,房前屋后都栽着几树果木,五月桃、算盘李、米杏儿,在小暑时节扎堆成熟,果香轻溢。家中长辈管束向来严厉,不允自家孩子随意攀折摘果,总想留着果品,待承客人。待邻里孩童却格外宽厚,撞见别家小辈偷摘果子,或佯装不见,或笑嗔几句,任由他们尝鲜。午后乘凉或日暮闲坐时分,我们更是借着串门的由头,往邻家院落里钻,顺理成章讨到一捧捧鲜甜果子。大人们也常摘了自家鲜果互相馈赠,这般你来我往的细碎暖意,将邻里情分温养得亲厚绵长。

平日里去野外打猪草、拾柴火、放牛羊,总忍不住四下张望,也总会如愿寻得些许山野馈赠。山间野果别有风味。林间野生杨梅红得耀眼,熟果轻轻一捏,指腹便染满紫红浆汁;荒坡田埂的灌木丛中,一簇簇刺泡儿果肉圆润饱满,惹人垂涎;草丛里偶尔藏着零星野草莓,红白相间,甘酸清爽,最是消暑解乏;就连林间酸涩难咽的野李子,因着回甘清鲜,我们也要攀上枝头,摘上大把揣进衣兜。路旁山花随手可摘,不时扯几片花瓣细嚼,滋味寻常,却唇齿生香。

我们往往等不及寻水清洗,只抬手吹去果上的浮尘,或在衣襟、帕子上来回蹭上几蹭,张口便咬。身上衣衫好似万能抹布,但凡得了山鲜野果,拿它抹一抹便能入口,还吃得有滋有味儿。

农家少闲月,唯有小暑过后,正午日长,晚来风静,方有几分自在。

午后烈日灼灼,暑气蒸腾,田间无法劳作。大人们尽数躲进屋舍,捻搓麻绳、编织草鞋、修整农具、缝补衣物,做些手上轻巧活计。孩子们则全然无拘,四下撒欢:或是三两结伴在院落追逐嬉闹,或是呼朋引伴下河摸鱼,或是蜷卧竹席酣然小憩,又或是进山找寻药草,山货换取零花钱。乡里自有不成文的规矩:这般顶着溽热寻来的山货,拿去村口代销点变卖,挣来的零钱归孩子们自行支配,家长从不过问分毫。

我最偏爱这般炎热午后,独自钻进屋后山林,一边采挖药草,一边在枯枝败叶间寻觅野菌。幽深密林不敢贸然踏入,只在浅山缓坡找寻黄姜、天麻、半夏、板蓝根与野百合,顺手拾得不少野菌。只是这些山货素来价薄,忙活一整个夏天,也只攒下薄薄一沓毛票。可正是这一沓沓散碎零钱,凑齐了我的中学近一半的学费。

入夜,暑气渐渐敛去。晚风自田野徐徐吹来,裹挟着稻禾与草木气息,幽幽沁入肺腑,整日的炽热困乏尽数散去。枝头蝉声已然倦怠,断断续续飘过耳畔,四下里只余阵阵蛙鸣,偶尔咕呱咕呱闹成一片。点点流萤穿梭于菜畦、树影之间,流光浮动,与天边朗月繁星相映成趣。我们常寻了纱布缝成小囊,再捉了流萤装进纱囊,提着细碎萤火追逐嬉闹。这一抹摇曳的微光,藏在记忆深处,数十年未曾淡去。

我们搬来竹席凉椅,围坐庭院纳凉。长辈们轻摇蒲扇,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话家常,聊田垄耕作事宜,聊夏季时令吃食,也娓娓讲些古人消暑的讲究与雅趣。一方农家小院,便成了自在无拘的乡野学堂。我们在这样的夜晚,知晓了伏天尝新谷、伏天做酒酿、伏日食苦吃辛的诸般好处,记住了晒伏曝物、扎制艾瓣、缝制香包、采摘桃叶苳蒲煮水沐浴等多样消暑习俗。更将朗朗上口的乡土农谚、时令俚语,当作浅谣小调随口吟唱,自在而安闲。

东邻陈大先生有学问,早年做过私塾先生,又曾走南闯北,更是方圆十里备受敬重的地理先生。晚间乘凉,我们常团团围在近前听他摆古。他熟稔南北风物、乡土农谚,寻常出口成章,笔下能作诗文。讲说四时物候、节令景致,言辞新奇有趣。诸般农谚习俗经他徐徐道来,宛若自泥土中生发的诗文,平淡却有味。

他道古人伏夏养生,贵在以水抑火、以木疏阳,也食我们喜欢的那些水果。常将南北小暑的农谚习俗比对细说,兴致浓时,还会摇头晃脑吟诵几首古人写夏的旧诗,再一句一句拆解给我们听。

彼时年少尚浅,只听得热闹新奇,半分不曾参透其中深意。唯独对他口中描绘的南方水乡小暑念齿不忘:水乡人家枕水而居,逢小暑烹苳舟荷塘,穿梭层层碧叶之间,摘下鲜嫩莲蓬,折取青荷,以荷叶包裹时令鲜食,撇荷花慢煮清茶,人行碧叶红蕖之间,满身暑燥,皆被一池水光荷气吁吁抚平。

这般烟波氤氲的水乡风情,与此间庭前夜话、摇扇纳凉的闲适安宁,全然是两番光景。年少的我,隔着千里风物遥遥遥思,委实想象不出,那荷风轻扬的仲夏湖光,究竟是何等温婉动人。

历经盛夏溽热,我数度重温陈大先生当年吟诵的夏日诗篇:元稹《小暑六月节》白描般的盛夏风物,白居易“热散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”道破的消暑真意,杨万里晚风独坐间藏着的悠然哲思,庞铸笔下“小暑不足畏,深居如退藏”的通透从容,次第在眼前铺陈,心中倏然通达。昔日随口传唱的乡谚俚语、陕南独有的夏令吃食、夏夜流萤蒲扇的山乡夜色,与诗文丝缕相融,织就独属于我的小暑记忆。

当年月下纳凉的农家小院,早已尘封于岁月深处。而今再逢小暑,或是安顿三餐烟火,或是翻阅古卷农札,或是品读文人笔墨,总能与旧日夏夜重逢,于悠然闲适中体悟小暑真意,觅得一份藏在伏光里的平和清宁。

愿暑热得清凉

兰庭的兰

暮色四合,温热的晚风透过纱窗拂起幔帘,小猫仰面躺在自己的小凉席上,摊开四肢,小爪团成软软的毛球,双目微闭,连飞到身边的小飞蛾也懒得理会。窗外檐下麻雀改了作息,出巢更早、归巢更晚了。墙角里两只蟋蟀一唱一和,寒喧起来像两个好久不见的老友。

今年的小暑节气,正赶在农历五月的尾巴尖。最近,清早照例在住所附近的村庄行走,路上撞见的行人越来越少。想来是大伙都摸透了节气的脾性,把晨练的时辰往前提了,趁日头还没发威就收了功。路边几块翻过新泥的菜地里,天刚亮就下地忙活的农人,扛着锄头回了家,在屋里熬起了绿豆汤。

有时候,整条步道就我一个人走着,清晨的阳光是透亮的蜜色,落在发梢上,感觉像沾着细碎的光。眼里的草木都浸上了更鲜亮的颜色,暖风从四面八方升腾起来,长林丰草,小河亲切,各色木槿举起喇叭一样的花朵,茂盛的草从里虫声纤微,有蛙鼓腹而鸣,而蝉则是自然王国合唱团最出挑的领唱,是站在高声部最惹眼的角色。它们金属质感的声响,高亢嘹亮,能钻过薄云,能穿过城里钢筋水泥的高墙,它们不知累也不知愁,拼尽全力唱着敞亮的歌。

这种时刻,无车马,无人声。可听蝉,听风,听水;可观云,闻香,放空,在自然界中任身心沉入深刻的安静。

午间在北屋小憩,难得没有听到小区里中午惯常响起的“换窗纱,专业换窗纱”“收废纸、收废铁”的喇叭声。我乐见这样的情境,并不是图一响的安静,而是乐意终于有这些暑热的午间,让他们不得不卸下肩上的担子,可以坐在某个阴凉的地方歇歇脚,打个盹,做一个轻松的梦。

小暑,是一把精巧的时间刻刀,在岁月的山脊上凿下了一道深浅刚好的印记,走了半年的光阴,到这里刚好驻足站定。一边是从早春迢迢走来的明媚的生发,是夏之长盛的青年一般的蓬勃;一边是向深土层与枝丫间暗暗攒动的静默积蓄,是万物向成的底气 and 冬蛰归人一般的沉寂。

我总念着风调雨顺里翻涌着金浪的沃野,乐意歌颂田垄间带着麦香的丰收年景。可惜如今住所周边,往日铺展数千顷的良田,庄稼日渐稀少,只剩零星几小块菜地,被村中老人小心呵护侍弄,四季长着时鲜的菜蔬,自足吃用之余,还能摆到村口卖上些许零钱。

从前庄稼人候着节气忙碌的身影,小暑时节里顶着日头灌溉、除草、防虫的忙碌场景,竟再难完整重现眼前;记忆里田中稻米扬花时漫出来的清甜、玉米拔节长过头的壮阔、架上黄瓜顶着嫩黄花苞、茄子披着紫亮衣袍、豆角顺着竹藤垂垂得满架都是的鲜活,也渐渐成了只停在旧照片里的模样。取代青翠绿野的,是拔地而起的楼房、小厂房,还有穿过村庄的高速立交。

昔时走过这片变化了的土地,我不免要在心中暗自喟叹几声,怅惘漫上来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可当车子顺着高架平稳快捷地行驶到更远处,又不由感慨如今交通的通达便利,从前要绕大半个山头才走得到的街镇,如今十几分钟就能直达;从前总叹息失了土地和庄稼的农民,从此就失去了依傍,可转头又见他们或是在村里开起了小饭馆,或是进了附近的工厂,都默默地寻到了另外的生路,日子过得竟比从前还要宽裕从容些。

日子过久了,这些怅惘慢慢在心底化开,反倒生出了柔软的希冀来。风物长宜放眼量。庄稼不种在这里,就一定有别的地方在种着庄稼。人不种这样的庄稼,就会种别样的生活。各有各的活法,各有各的滋味。此消彼长,本就是世间最微妙的平衡。而今小暑的风从高架桥上吹过来,带着一种奔赴的热切,也捎带着远方田野里的麦香、果香,新旧交织着吹在脸上,倒比从前的风,更多了几分新鲜与踏实。

时序行至小暑节点,也恰如人生登临至半途。行旅过半,于峰顶回望,一眼尽览来路,一眼遥瞩去途。一边是磕磕绊绊的旧路深痕,是踉踉跄跄摔过跤的不平处,是昨日眉眼青涩的自己,是绿林里拔节疯长的后浪;一边是等候在前的酷暑霜寒,是丰歉难测的半收成,是日渐消磨的躯体,是如潮退浑平的中年心气,是终会从容致步,落回山谷另一侧的下坡漫路。

我总在二十四节气的序列里,格外珍视那些冠着“小”字的时刻。当每一个带着“小”字的气节携带着亲切的物候气息来临时,心底都会悄悄漾开一丝小小的喜悦,像偷偷接住了一句温柔暗语和天赐神谕,也像是与天地间的节律产生了隐秘的共振。这“小”哪里是渺小,分明是温柔的起始,是不慌不忙的渐进,是一个善意、和蔼的提醒。其中小暑这份最懂温柔,它从来不会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,不会一下子把满溢的热浪全部倾倒在你身上。它是颗缓释的糖,也是一剂温良的药,总按着你能承受的分寸,把温热一点点揉进日子里;它是初夏与盛夏之间恰到好处的缓冲,慢慢把你的日常烘得暖暖透透,帮你把浮着的心绪稳稳接住,把日子的根脚扎得结实结实。

它悄悄提醒你:收获有时,留白也有时;有得就有失,盛极必转衰。天地间哪一样事物不是被这无形的时序推着走?容不得停顿,也容不得迟疑,循环往复,环环相扣,从来没有疏漏,都是逃不开的必然。它也轻轻提示你校准生活的节奏,不必慌张,不必攥着急切往前闯;揣着满襟温软的热望,就还接得住正午最烈的日头,也等得到山后漫过来的清凉晚风。

它指给你看:那些挂在枝头的果实、田里抽穗的庄稼、日后要黄的秋叶、风中悬着的尘埃、冬天要落的雪花,顺着这次第的节奏,都会一个个落得安稳妥当。该来的会来,该走的会走,从来不多,也从来不少。



小暑

陈嘉瑞

“小暑”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,夏至一过,小暑便背着骄阳,从田埂上走过来了。

《说文解字》解释说:“暑,热也。”说是“小暑”,是因为还只是小热,还不到“大暑”的大热。东汉刘熙撰写的《释名》中解释说:“暑,煮也,热如煮物也。”是说暑天湿热熏蒸,就像锅里煮东西,万物都在被小火慢炖,如坐深甑遭蒸炊,这个解释也与中医所说“暑为阳邪,性炎热,蒸迫”相契合。这一感受,后来也被陆游写进了诗里:“坐觉蒸炊釜甑中,转头云日火轮红。”农谚说:“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”,一年中的苦夏时节,于小暑之后,便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
小暑一到,首先感到的是大地上的凉风突然就没有了,即“一候温风至”。此时,所有的风中都开始夹带着烘烘的气息,人站在田埂上,扑面而来的风是热的,热气中带着田野里特有的潮润;田野里的蟋蟀也忍不住热了,悄悄躲在地面墙壁的背阴下避暑;此时的老鹰因在地面温度太高,于是高飞在清凉的空中躲避。

“节到小暑进伏天,天变无常雨连绵。有的年份雨稀少,高温低湿呈伏旱。”小暑时节虽然降雨多了,但由于温度上升剧烈,田里的水分挥发很快,这样常常就会造成伏旱。

农谚说得真好:“入了伏,不离锄。”“锄头响,庄稼长。”“棉花入了伏,三天两头锄。”“豆锄三遍粒儿圆。一遍扁,二遍圆,三遍四遍天鹅蛋。”“伏里犁三遍,缸里有米面。”所谓“锄地”,即用锄头给农作物根部松土、除草、培土,在农学上的标准术语叫“中耕”。

北魏的农学大家贾思勰著有一本《齐民要术》,其中特别强调了小暑前后的“锄地”功夫。他说:“锄不厌数,周而复始,勿以无草而暂停。”意思是锄地不在乎次数多,哪怕地里没草也要锄。何以为之?因为小暑锄地不仅是为了除草,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墒。因为小暑太阳毒辣,地表水分蒸发极快,农人们“锄不日当午”,虽然汗流浹背,但锄过的杂草可以很快被太阳晒死,同时锄刃可以有效地切断土壤中的毛细管,同时把地表中的裂缝通过锄地予以填埋覆盖,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土壤中水分的蒸发,从而起到保墒作用,这叫“锄头有水”。

小暑时节,也是其他农作物栽种的关键时刻。农谚说:“头伏萝卜二伏菜,三伏有雨种荞麦。”关中地区,小暑到来时,已打完了麦子。地里的玉米出苗了,又在地上种上了萝卜。北部山区,还必须在一场好雨以后,适时地种上荞麦。而陕南秦巴山区,水稻的水分、追肥、病虫害防治,桑园、茶园、橘园的保墒施肥,都是重要环节。而对于各地近些年普遍兴起的大棚种植来说,小暑期间的管理核心有三个:降温、控湿、防病害:“天热拉网早晚开,风口全开湿气排;水走早晚肥少量,病叶早摘虫早拍;遮阴降温是第一,病虫害害最要又。”这一期间,人们忙完了场里,地里的活路又上了手。玉米豆类等作物,紧等着充足的劳力去劳作。“夏收”“夏种”和“夏管”,哪一项都耽误不得。

除过滴灌、喷灌及水利设施能够覆盖的田块,许多农田都处于靠天吃饭状态,所以对于庄稼来说,小暑最忌讳的不是热,而是旱。农谚说:“小暑雨如银,大暑雨如金”“小暑若无雨,仓里没有米”“淋了小暑头,四十五天不用牛”。所以,小暑后便会进入伏旱的风险期,应该提前检查灌溉设施,蓄足底墒,遇无雨尽快补灌。所以,一些地方在小暑这天,常有“祭龙王”的习俗,以兹祈求风调雨顺。

小暑虽热,却正是万物疯长和作物成熟的季节。田野里,玉米开始拔节,水稻开始旺长,红苕开始分支扯蔓,黄豆开始初花结荚,塘里的荷花正开得热烈,那满满的荷叶与荷花,似乎要将这盛夏的热情全部点燃。

古时小暑,人们想出各种办法驱热。如今现代科技的空调让人们在凉飕飕的环境中,惬意度夏。但是,田野里的庄稼们需要暑热,需要暑天的热、蒸、晒、烤。千万张庄稼的页面上,驮着千万个太阳,最终凝结成千万个秋天的果实。所以,不要抱怨六月太热,“六月不热,五谷不结。”没有这如火如荼的小暑,就没有秋日金黄的丰收。

瀛湖

第 1494 期